

西浙泉厓邵先生文集

泉厓邵先生文集卷之三

華陽門人聚菴于德昌梓

雙流門人龍潭劉世魁校

字祝氏二子說

衢球川祝子揖余于心齋曰余父命余小子達而兄以
遲名昧厥名義請字之心齋子曰允應字子以儀吉而
兄以行吉字之蓋繹諸夫子之戒商也毋欲速欲速不
達遲速之反也達無不吉矣知乎此則遲其行者終鮮
踣躓范公質戒子姓亦曰急走多顛躓噫可不慎哉道
九達之謂達詩有兔罝中達武夫好仇之味說文曰仇

匹也實維我儀匹之謂也聖世化行以野人匹君子子
盍志之易曰鴻漸于逵可用爲儀象曰可用爲儀吉不
可亂也子苟知所嚮選則雖市井草莽亦可羽儀天
朝否則野人何取于球川哉作遲逵二子說

韋氏子字說

淮韋子清良士也予泣于淮清執予請予益予進之其
質瑩如其文蔚如予曰美哉子乎盍勵之粹如雋如其
進裕如矣試之日烝烝焉荏如訥如澹如也予曰子之
性若爾矣乎恂如純如可以語道矣勗哉一日謁予以
字請曰清有氏有名而弗良于字也夫子命之教之以

服終世予曰嘻俞哉太上無文無又則無系矣迄于中古
古文宣義昭姓乃攸叙姓生也本所生以別系也名命
也生有名稱而親命之也字字也及字乃冠冠而師字
之成人之道也又曰字自也字之有師道焉弗可弗嚴
所自也予常爲姓清爲名奚自哉予字之性甫常謂天
之生人二氣鍾之五行範焉而太極之理始之終之則
稟之清者性也欲以淆之則溷矣橫渠子曰湛一氣之
本湛清之謂也氣之本其性乎老子曰天得一以清一
者性也天尚然而況人乎且昔人佩韋自緩以蓄性也
予之性荏如訥如澹如適與姓會性甫之字弗直釋之

名爾已也子昂哉

字三秦子說

字何說乎曰說也君子辨義以繹字也辨之不明繹之不審無說也無說無文焉蔽也已如名字何君子所以重夫說也秦氏之子三良焉長曰仕學予字之伯優次曰仕廉予字之叔知次日仕聘予字之季待何居經曰學優則仕甚哉學以明體也體明而未至融徹洞達未優也其何以適用哉昔賢以民社爲學噫誣也已故繫之以優學莫先于辨義利仕而廉知自辨矣人不知而天知不求人知而求天知可以語道矣史曰臣廉不如

父臣父之廉惟恐人知臣之廉惟恐人不知故授之以知古之人一芥不取三公不易窮居固守以待聘也堯舜君民無難矣吾夫子美玉待價之說亦是此意故終之以待夫士待于聘先志也聘而廉廉而畏人知用達焉廉則不擾不擾則逸逸則豫可以言學可以言政矣三秦子勉之哉

醫說

玉泉子以母氏制戒禪無賴一泉兄翊予爲鴈宕遊以寫予僻瀕行語諸嬾曰弗穀弗幸殞吾母弗終汝率吾父往率兄闕弗恒汝率汝母逸且康盍迎以率汝嬾唯

唯行衍衍無係裕如也踰月以歸入室室人愴悅予謂
妾以子命奉母就率弗旬弗愉疹于指隆起而粟醫弗
虞也質明指壯幾股心煩脇刺昧昧然若眩而劇者柰
之何往訊榻下厥容聞如厥色赭如厥氣奮如若弗之
疾也予謬予詫召沈子文聲而軫視之沈子曰茲肝膈
之疹屬於毛者其圉也疹嬰於心証見於捫弗禦乎內
衷必潰弗攻乎外殃必大子其一臂之虞哉旬脇始疽
又旬疽乃潰踰三月弗亟弗僻弗玩弗劫氣充疽平疾
乃瘥予感而悼曰曩予母氏亦疽於脇弗躬以醫弗沈
於委償也已爰叙以謝曰子年其冲子藝其通乎子業

其庸子理其窮乎可與子言醫矣雖然醫豈易言哉醫
也者藝也又曰醫者意而已古先哲民醫說乃粹皇帝
素問難經諸書陰陽氣運理以述之形體榮衛原以核
之早服重積道以弼之厥精厥微匪神弗庸厥玄厥齋
匪契弗通可語爾授匪語克罄焉可數爾推匪數克竟
焉弗契弗融弗會弗充弗變弗通弗舛以虹者寡矣其
也弗蹟之探而維說之泥弗用之良而維言之肆談虛
辨空君子所耻又其甚也弗業爾書維襲爾方淺陋拘
閹萬效一償孰知夫風氣隆降資稟豐嗇服御瘠沃動
止勞逸所遭弗謀所嬰靡一弗考弗精弗慮弗繹厥繇

罔知厥理胡獲按彼故方以投人疾奚啻執古法以擊
泓水讀父書而臨長平者乎弗速償者幾何哉故曰醫
者藝也又曰醫者意而已作醫說

謙齋說

謙也者天下之至益也管子曰賈藏若虛德容若愚謙
之用也姬公才美而無足觀焉驕乘焉爾何也盈使然
也易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
豫故受之以豫夫德而至於大有自無滿假之理能弗
益之以謙未有弗盈以覆者而何況德未文明位未時
行而可恃焉才美弗謙以承耶惟其謙也是以益也惟

其益也是以豫也天下之物莫盈於天亦莫盈於日月
天昧於寅而光發日潛於夜而大明月晦於晦而復蘇
謙之道也盈之基也歷午則昏向中則昃就滿則虧盈
之過也益之固也於乎惟弗底盈乃克有恒惟厥有恒
乃克有成故曰天地之道恒久而弗已也日月得天而
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天道且然而況人乎舞干
翩翩有苗乃格果哉昌言謙乃受益赤舄几几流言以
平大哉元聖不瑕德音九合氣盈三歸乃耻王業以隳
伯功羞比三分割據九錫攸縻一言功德千古誅夷厥
聖厥王匪謙曷成厥奸厥雄匪盈曷懲故曰天道虧盈

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之時義
大矣學易君子體地山之象而知所以用謙則必善裒
天下而弗伐功高天下而弗施自將鳴謙之貞勞謙之
吉撝謙之利克有終焉故曰謙也者天下之至益也有
徽之程以謙名齋厥子衍夫予謁予詰之跽而言曰予
父家食無功舉垂老無善稱退然若愚欲焉若餒言章
詡詡弗究弗語也動止蹢躅弗穀弗處也夫子殫厥名
義以教我如何予聞而佳之曰匪厥攸子曷克章父肩
道充之謙斯至矣固未可擬賢聖也不其爲深藏之良
賈乎作謙齋說

寒秀亭說

漢相諱璜字公顯東丘諱鯉字時躍
進溪諱相字子良皆山東臨清人

嘉靖癸巳玉泉邵子奉

天子璽書治陶于清泉獲相

林子以都官郎中得逮賜歸歸則葆真操標遯于東園
東園贈大夫東園翁息隱之所也翁時獲柏萌抵駢立
秀埒檀藥玄滋紺液林子印而嘆矢而言曰有弗與植
忠與孝者有如此相爰寓言爲號今日出舍之意其自
艾葦抑弗忘自矢葦邵子過而訊之于岢北風淒其朔
氣鼓寒悴草蔽靡陰林翳捐予乃弭節徘徊矚焉顧瞻
挹彼雙柏枚枚九九杏霜翁鬱鬱鬱刺天真梁棟之器
而歲寒之占予曰异哉柏葦胡是之奇也旣而登嚮亭

止主賓禮洽時衡記言金石錯落沛淖淵如長江巨壑
其次要之心盟而爲生平之深托予曰蔚哉文庫胡是
之雋也林子曰予昔先人手斯柏斯亭予甫髫齡泮焉
賢焉曰望斯柏之成猶夫某也知有今日哉正德初我
按察東庄金子侍御近溪張子執予執于亭有年近溪
記斯紀之翁習容與猶夫柏也知有今日哉澤以柏有
柏以文衍節寒愈秀盟久未湮寧得無感乎感而思思
以有言予蓋釋之予釋之史記曰柏百木之長也木之
長爲柏則人之長爲宗子爲家相爲聖爲賢爲君子訖
文曰木兩相倚曰林林子寓言隻柏有體分氣通之形

焉有開心布公之義焉有朋簪豫合之象焉某拜首頌
之曰卓哉子林子乃克自樹立恫東園之植封阡而表
德道大夫是秩卓哉子林子乃抗節挺正冰雪不能摧
其勁坎壈雖一嘗後凋終見性卓哉子林子乃含貞抱
僻繫舊執是葺洵記言之弗渝无無間于心迹予昔被
採辦事 新命有行林子餞之郊惜分枝焉乃瞻瓊柏
繹而爲之說

耕心道人說

古皖一田翁二號耕心道人或問予曰人可田乎曰存
方寸地與子孫耕則人可田矣又曰心可耕乎曰心如

穀種玄苗靈根日見生發釋而治之用無涯矣夫穀種之美者而滿腔生意勃亦如之則必以時播種以時封殖而後方苞穎粟比而充之可以育萬物養萬民可以歆神明享上帝普天率土均被生活詩人所以頌粒烝民者配彼天也功德豈小小哉若或鹵莽以爲功而佃治之無術稂莠櫟慮稊稗賊心一暴十寒牯亡旦夕是猶徂濕徂畛耰而弗穫也弗穫則弗裕弗裕則弗充匪裕乎中曷益乎外匪充乎已曷腴乎人裕者積之殷也充者蓄之阜也益而腴弘濟而溥施矣生活民物曾有旣哉耕心道人者某聯丙戌春榜第西川方兄厥考侍

御翁也翁殖德弗售種善自腴力學有微素履無咎其
胸次間已積有良田千頃矣且周貧濟乏拯溺救災間
禮義于家庭推田宅于兄弟故其自贊有云天包地載
義守仁涵以生以成匪田之田其真耕以心而弗于其
舌者乎其鉏犁我心曲而弗于彼疆此界者乎一腔種
種易耨而熟糴之必繁以滋而終歲猷殮矣故曰尺宅
寸田可以治生胡弗利哉禮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君
子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則穫斯倍矣
於庫西川所以式穀似之而允膺天祿食報鍾釜未艾
也若夫歸馬如遺揮金若土公湖之利而弗自私茲特

翁抱貞守一豫養此心之緒餘也穀貽孫子者胡足多哉亦胡足侈哉西川克字維力亦以侍御出守古泉云

成齋說

東魯成齋王先生諱宗性者以進士出宰仁和仁和爲浙首邑附郭隸省政煩務劇百責攸萃先生甫下車不逾年而迄用有成綽有成績乃入覲聖天子考厥成于天瞽天子錫之璽書申命優渥俾弗越我成命先生蹈舞稽首捧勅以行復我仁和以副士民借寇之想入境黃童白叟在在歡洽願即不死以觀政治之成泉厓子病老林叢寔切治誼力疾登拜于堂獲與先

生講德論業疊疊不置作而曰成之時義大矣先生以
成名齋義何居而世之成有三揚休振英膏澤人口時
曰成名出奇策懋輝勅景鍾時曰成功飫腴萃美嚆英
咀華時曰成德厥成惟厥志力攸逮而窮達顯晦弗與
焉先生所謂成以是乎否耶曰未也橫渠子曰富貴福
澤以厚吾生貧賤憂戚玉女成也厚我匪私成我匪虐
惟弗忝厥厚而克底于成斯可矣先生所謂成以是乎
否耶曰未也曰我知之矣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書
曰習與性成聖賢同歸夫知禮成性而道義出焉要不
無所自也記曰玉不琢不成器習之謂也成之要也在

茲乎先生曰然然則先生之謂成以成已也而聖賢之學殆不止此傳曰成已以成物性之德也人之懿也匪功若名也易曰曲成萬物而不遺至是則殫厥成矣噫嘻會有成德弗達材或艱于樹立者耶予不佞曾見先生秉國之成以財成天地之道是仰成于先生者謹再拜而退作戒齋說

割股者說

昔賢以毀父母遺體爲不孝并病夫割股啖親者於乎豈其情哉吾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就天下而論之則天下爲輕身爲重自父母而觀之則父母爲重身爲輕

况嘗瀕死垂絕迫切哀痛則無所不用其情無所不用其情則無所不用其極凡可以生活其親者雖剗心瀝髓靡不可爲之得延一日愈于已而况七膚寸鬻之微之割之云不可乎昔賢著之經傳爲萬世法繩者直以異端惑世捨身敗倫至以摩頂放踵利天下爲聖賢無我之教愚人漫不之省忍將父母遺體刺血挾指臂香身燈臭爛腐穢傷毀百出爲天地間惡逆大愆可詫也而可憑藉以實視父母生死如視越人肥瘠靳惜父母遺我者而顧遺厥父母哉余方有感于斯余里蘭軒夏氏子謂余曰余第西岩燦日割股肉療母氏煜疾劇亦

復余療得不死余憮然曰若西岩子者其亦人之子人之第矣乎苟以是心充之飭身修行律已慎言無爲所不爲無欲所不欲弗役志于小節弗從事乎虛文弗托此以徇名弗假此以媒利則可謂人之子人之第矣不然何以曰居處不莊非孝事君不忠非孝蒞官不敬非孝朋友不信非孝戰陳無勇非孝五者不遂裁及其親噫嘻事君蒞官未可以相況也戰陳之勇其克哉若夫居處之莊朋友之信西岩弗可弗勉余故爲之說曰割股一事直以君子之孝名之固不可以世俗所謂不孝者目之則非所以教天下之爲人子者也是爲說

西泝泉厓邵先生文集卷之四

成都門人竹坪何一舉梓

巴江門人平川劉應箕校

叙蓼莪哀思卷

嘉靖甲申予授學于雪川之黃墩別墅黃墩去蜀梅不
半舍許梅主半狂子沈名珪風流人豪也一日過予飲
予道及舊故出蓼莪哀思卷爲白巘喬公題而益以詩
序爲五溪豐公歌咏爲甌濱王公整菴羅公思泉呂公
平洲張公輩閣未旣則知半狂子之孝思也詩云哀哀
父母生我劬勞蓼莪之所由作也哀之感而哀鳴者有

以也哀有盡思無窮半狂子識之乃未所思也甚矣世
之人不克思可恠焉耳矣少則思知好色則思易知財
貨則思易仕則思易矧于死也以詩思者孔子曰若由
也可謂死事盡思者矣由之思塵于心半狂子之心置
于詩而思以哀也是詩哀昔以親故偶讀之感而哀半
狂子抑之卷置之座隅日省以志不忘是始也聞裒之
風而興起終則邁乎裒而超夫人之思矣嘗聞之風木
不寧舉魚路泣雷震有聲蔡順環塚物之感不同感而
思思而哀與感蓼莪者等埒然風不終日雷罔時震感
有節也一歌一慟一感一悲半狂子之思曷其有極語

曰禮緣人情思由義制則民不勞半狂子若可自斲也夫噫不然父沒不能讀父書母沒不能飲杯棬傷乃謂也春雨露濡履之休惕秋霜露降心必悽愴感以時也齋之日致思焉祭之日致思焉居處笑語志意樂嗜儼在心目亡若存也君子心無窮而分有限不以終制斲所思故于遺也觸則興于思于時也觸則塵吾思于祭而齋也觸則申吾思雖無此詩能亡此思乎孟子曰太孝終身慕父母否雖蓼莪徹天冊牘載几直故事耳于心乎何與半狂子乃慎所思哉克思之而早夜不忘美牆如見背孤乃思耶雖然半狂子銓選有期服官在即

固不可以民社移乃思然徒思而弗求所以揚立曷克
顯所思以副長育我意乎蓋亦曰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乃慎所思哉

賁錫幽光序

不皇紹治粵有六年昭德宣祐熙制隆禮神人胥慶萬
邦乃謐乃猷于朝中命用度曰維茲庶臣咸率厥德
維憲度克艱曰維股肱維攝國是匪共匪蓋匪蹇匪譖
曷共乃戢維我皇祖建官維人資不必循維國之禎
曰維尚哉乃簡元臣遴彼部寺亮采可貞者擢司憲度
維遴維寅罔弗一一底慎允維艱哉維時古濱見易王

公化與焉寔以司徒郎秩遷臺察尋將 帝命于浙于
狩政誠度貞維厥邦庶欽憲乃攸後明年戊子 皇典
攸敘徽制崇享維 帝格于有廟播厥庥嘉曰都哉維
爾邇臣試采有制勅乃親如乃官恩弗爾溢昭殊等也
時見易公拜命稽首纍纍煩罔或稱慶爰自矢曰嗚
呼予弗勤于德天弗惠予二人惟予小子毒母氏侯少
子違父質翁弗貳妃虞予間也俾于濟于學翔聲于時
維大圖用效念厥官于 朝以顯以慰不遐年天重厄
之維茲覃恩登降疇依志弗時剗重臆以悲曷克已于
思耶子于予爲同年第且同志焉同年能惇同志能情

盍予陳之勿予鬱而弗申也王泉子藉手以拜作而颺
曰卓哉質翁義而恪慈而貞者與承哉見易紹而顯啟
而亨者與夫義德之制也恪行之果也慈昌之基也貞
誨之正也義而弗眩匪恪曷終慈而弗愆匪正曷成翁
克自制者元知順誨而適昌也神曷羞焉今茲之恩維
哀維憐登降成享冥罔弗吉將必永永無斁矣若夫服
誨以弘德紹修以懋學正衷以顯世奠圖以大忠見易
斯承矣哉行將賁啟九原榮昭百世而封拜賚予弗替
也弗替斯章矣章斯慶矣烏乎悲乃敘

皇天丕翊昌祚神降嶽鍾生我海隅毛公以抗節夙望
重天下天下之人屬望景節于公者唯唯也某切于衷
嗣今 聖天子紹統御治起貳秦臬及叅浙藩尋秩左
轄竊有治誼衷切慰焉嘉靖己丑冬我公奉若 明命
統漕撫淮式我署士不三月政誠度貞漕政用肅畿甸
攸阜民罔弗懌于時海南何子俊新安許子瑄胥役于
淮覲公之休聆公之欵颯颯乎弗自知鄙吝之闕矣乃
相與語曰善德之積也政德之行也聞德之昭也維節
維崇維止維中維體維克公其卓矣達之 天王將大
乃任是弗可以久公也士曷賴焉庚寅春檄果南下

欽命用休曰都哉咨爾撫臣才名夙著用莫我南輔畿
郡孔繹儲督攸勤公藉命稽首戒往有日士民罔弗懷
于是何子稱爵許子陳詞某勉爲之叙叙曰天下之務
莫要于漕儲天下之任莫大于撫巡而天下之財賦莫
有殷于東南者今之東南匱矣民弗堪戚需以息者撫
綏焉耳已而况都城根本者哉而可弗式以重耶儲以
蓄之漕以輸之國計均矣又何殊焉許子曰竊聞之
粵惟先朝周文襄公以司空秩撫我南服炳炳史冊
爲時名臣尸祝百十年可仰也而公之練達似之仁阜
以之若夫弘裕以容物誠允以御下溫恭以式士文襄

或亦似公否也然則何限乎漕儲何靳乎撫綏何難乎
阿衡元宰孔云簡書之重所以嗣而下也子其然乎
曰然乃拜手以序

叙紀行后

晉山諱穆字敬之
山西臨汾人

使焉紀行紀也紀律也無紀曰漫漫非紀也傳曰吉行
五十師行三十謂之紀乎曰紀也稽其程也匪律其行
也使之行也有律乎紀斯律矣律斯難矣駢駢原隰馳
驅咨諏可無紀乎拾紀而咏形焉畢紀而錄成焉叙也
已歲甲申予晉山先生被簡選視吾浙夷獄并按守
臣情狀弗亟弗弛裕如也予時家食邂逅申款相許與

予益予請予謂曰嗟予懸轡齊魯憑軾甌越鬱依惆恍
或有得于綴思而張之咏歌者矣漫衍散失曷克爲子
陳之予未繹焉丙戌計偕南宮謬辱校司門下追復宿
昔懷感愈深無何屬喪歸湖南放于天台雁宕間得先
生詩草若干什哀而誦之曰懿哉先生之詩乎宣王之
猷以崇簡也卹民之隱以顰羣也聲其俗習以志誌
也景其山川以章勝也虛夫中以酌物也形之外以據
衷也風之爲風容之爲頌垂之爲規傳之爲傳若之何
弗紀也鄉使踰則越履言之弗律君子屬厭焉菀彼鴻
裁獵彼豔辭亦胡足紀今年己丑予入都邑問訊先生

于太常爰叙所哀之意歸之而先生弗之有也

台峰歸隱序

台峯諱鑑萬氏江西進賢人

隱之義二彼隱逸者尚其志彼歸休者畢乎志均之志
也有說焉說文曰隱引也引身以自遜也遜退也世相
違而退也逸佚也逸而佚也休床也休而床也矯世滅
蹤曷裨乃公含章弗試時曰狷士狷失之固君子弗由
焉惟道惟從惟時惟通惟止惟中弗忘弗徇世乃貞蒙
莊子曰古之謂隱者匪伏身弗見也匪閉言弗出也匪
藏知弗發也貞焉耳矣真正而固也嗚呼名成志隱見
幾守貞曾有如我台峰丈人者乎丈人以甲科出宰廷

臺察卒以二千石乞歸隱于台峰嗚呼貞哉習之湛也
久矣負器向庸弗止乃溺橫沓顛枕吮臍而安之迄無
所歸焉世可哀已方盈而虞踰艾而止弗堪于榮弗衍
于參弗眩于詢弗愆于矢浩然歸休與世無忤丈其卓
乎鄉匪遘絕世務勇謝塵役而或憊于見弛于守爾情
爾嬰爾爵爾縻爾得爾縈縻乎其莫植也庸詎知隱弗
我懷而仕弗我贅耶語曰以靜聞者以躁終以鏘聞者
以迅終以介聞者以亂終其哉克終之艱哉允艱乃終
必思鼎薦鉉逸之義庶乎覆餗免咎而善厥終焉何也
鼎至六五薦既成矣上九之鉉可逸之時也然則上九

耒功成身退之象乎君子曰丈人之隱匪忘世也其得
鉉逸之占者與昔淵明謝彭澤隱處柴桑里而歸去來
一辭古人擬之風雅裴中立平蔡功成退居綠野堂日
與賓洽罔訊人間事而時人高之君子曰丈人之隱匪
忘世也其殆陶裴之倫與某浙士也丈人歸老道浙乃
獲瞻企厥嗣五溪宗工董于浙復辱予與與之深者知
必稔叙曷靳焉若夫字以司牧蓋以風紀又以保釐柞
以錫胤爰彼系藉以逮名氏史有述者則何俟予繁哉
竣省祖言 少山諱宗彞福建晉江人

皇明嘉靖己丑王泉子某以 命分署淮甯寔筮厥職

乃罔攸閑孔棘且殷至淮惟我少山王子董茲儲政攝
我曹司用閑我箴度于時王子廉而公毅而有容政方
舉焉乃蓋諗年誼殫厥攸聞以匡乃服憤者啓之違者
弼之蔽者牖之著龜在執可兆可測無愆無婪無戾無
辟誼莫重焉用是戚于衷逾年庚寅王子竣厥儲政將
違于淮而 陛往焉乃猷于某曰雲山千里搖搖我旌
曷省諸棣萼相望忽忽我情曷省諸曰往省哉曰明考
有期遄陟乃艱曷省諸省諸曰曷靳哉夫親者天之彛
也君者天之命也昆者天之懿也匪親曷躬匪君曷庸
匪昆曷中天之道也君子曷先焉是改豐祿腆爵以崇

養也于謹于慶以順志也孺而湛而以情也養弗崇
弗足以顯 命志弗順弗足以昭服情弗協弗足以和
衷弗顯胡錫弗昭胡嗣弗和胡綏何賢乎宰衡何貴乎
褒嘉何庸乎遙威偉烈懋功恪往省哉王子唯唯再拜
捧檄以行某餞之郊而爲之歡歌曰春風三月兮花明
明西湖烟柳兮亂啼鶯高折一枝贈君行遊子歸來兮
式邁以征載歌曰春風江浦兮草芊芊遙遙閩海兮嗟
潺湲高堂白髮兮思日如年遊子歸來兮式燕以衍

榮壽序言

北江聞人子詮治寶應三年報厥政于銓司于時太宰

第之曰卓哉殷乎其懋也哉欽哉誠乎其貞也哉是可
以陟子矣乃上之 明天子天子播厥休命曰俞哉盍
進爾郎秩 勅爾有家于廷以昭爾修北江子蹈舞捧
檄以行入淮過清江詣予玉泉玉泉子曰子之行也擢
發呂梁轡懸豐沛登歌風之臺眺太白之樓興逸思豪
其詩也夫予詣曷陳之曰非也曰子將復之官剪臬啓
痍用康保民敬哉予以迓續 天子明命維子之休予
詣曷猷之曰非也乃拜稽首曰牧司罔弗敬弗敬戾茲
有官茲敢弗唯教攸服詮詣竊有啓焉詮貞菴先君子
以儒齋志蚤選兄閭徙疾籲代嗣進詮時以母氏且廩

隕厥聞人之宗弗忍俱違憾覲終古無涯已而今母氏
夷猶耆齡忝茲封賁惟旅祿是安厥惟豫哉而昔之屯
勦艱棘矢志弗渝者則固未疇也夙聞吾子僊才不凡
恒有凌風御空之想曷馭太白之鹿襲飛雲之襦挹瑤
霞之觴脯甘泉之芝薦曼倩之桃以壽吾母而吾母乘
之暇之酌之啖之以却終老相與蒙澤之媪睟彼滄棗
之更則修遐之齡庸未艾也子曷啻之予聞而笑曰迂
哉北江子之祈母壽也君子曰積之厚者徵乎報享之
永者徵乎養孝之大者徵乎守繫維貞菴惟儒是業惟
忠義攸訓未發也而伯子闡嗣之伯子惟先志是承惟

友道攸篤未發也而子發之子克敦學敏修砥行礪職
式登于朝式訓乃官以勸乃志當大厥施以麗乃譽
衍厥庥于無疆厥惟懿哉鄉微母氏誨夜鞠殷曷克今
日微子遵訓服誨亦罔克光母氏是宜責厥珈帔纓厥
金鍾而燕厥老壽永永無涯也詩曰以介眉壽永言保
之太孺人之謂矣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北江子尚
之乃慎所祈哉乃慎所祈哉

總戎楊容堂公還政序

容堂諱宏

人

古人以宦津擬諸海可畏乎哉其以橫無際涯漫無抵
極然乎其以波蕩風靡變險不測然乎昔有談海而色

動者曰子知海之可畏也乎予嘗歷龍門擣尾間泊朱
厓控天墟而知海之大可畏焉始也望洋而涉也揚帆
揭維澄波不瀾雲飛鳥逝一越三千茫弗知可畏也灑
然喜曰瀚海光景如斯已乎于時剖夜光拾明月採石
華哀王屑川后安流天吳不發當不崇朝而濟所涉矣
放乎中流雲島相接儵爾驟驚濤颶交作湏洞竄烈莫
知所適蛟癡蜃淫神隱惟出怒挾風霆氣橫山嶽雜然
前陳者杳不知其幾千萬埒于時舟師震驚鯨人出沒
目眩心怖神魂漂泊予且不譁不撓守舵維恪端居正
襟靡所錯愕委吾生于浮沉而亦居然獲落矣須臾風

定波亦就靡四顧徘徊惓惓莫能已復灑然曰今而後知
安焉濟者倖也險焉濟者非倖也天也予所以談劇而
色動也王泉子曰畏哉海乎子知海之畏而未知宦津
之畏于海也乘風歸帆望洋順渡世幾人哉而因風張
皇隨波披靡舵折舟傾蕩覆無與其不爲天下后世耻
鮮矣於虜若總戎容堂公之還政也其諸涉海而濟者
乎公自 憲廟紀元之壬寅陰隲西騎都尉時籍有聲
尋以固原失守而擬刑辟坐謫戍輶軻流離幾不克保
其安焉中流而濤颶忽作者乎不數年功贖之叅松藩
總蜀鎮僉南畿督府事而今總漕于淮游衍 四朝步

宦五十載而後先論薦者十有三遷舉者二十有一被
簡十有二靡不曰公練達而通鎮靖而不擾涉書獵史
而能成章出武畧董漕規正正奇奇而亦可試于時
明天子綸言下褒知遇至矣守淮十年責任久矣晉
簡上勲恩數極矣極則過矣公虞其過也疏請焉請而
未俞故今之聞命也拂衣戒舟訢然以行予聞而嘉
之曰公涉海而濟者乎是可醕酒浩歌陶然樂生視昨
險遠之涉真播盪于橫流之中未可測其濟與否也可
不畏哉作還政序

守雷瞞言

葵山諱行可字
珏見莆田人

葵山黃大夫以司空郎奉若 天子耿命職漕于河蓋
自沂濟沛淮達于真州延越千二百里洪以障之牐以
防之而黃河之險經于其間歲徙靡常漫無定止今年
沛道淤明年淮濱塞職司者憂之而我大夫日切疆理
炎風朔雪來往舟車宣猷殫衷率爾底績乃聞于 帝
帝曰都懋哉咨爾工臣河決有疆隄潰有防謀之旣臧
民用乃康惟爾功江淮湯湯軍儲皇皇千艦萬艘賴以
攸行惟爾功乃宣于 朝乃 勅有官錫以縑幣以昭
爾休大夫適載師于淮拜 命稽首胥罔弗懌客有曰
大夫陟矣乎何也錫者陟之階也勦者龍之所也大夫

陟矣乎大夫蓋自刻礪罔攸斂無何檄南下申命用虔
曰俞爾惟克有功用擢爾守以庇我雷服厥惟懿哉太
夫仍拜稽首胥罔弗慶作而曰噫歟艱哉守者民之命
也郡者治之統也氓者天之心也治哉艱乎曷慶爲曷
言以匡我弗逮王泉子曰大夫艱于治也良哉傳曰民
猶水也水汎濫橫流失其性矣壅而遏之害愈甚焉順
而導之功乃成大夫良于導水者矣以導水之道導民
民其有不治也哉甚哉今之弗良于導民也亟于防者
隤之罔也逆于趨者覆之機也鑿于求治者利之反也
速于責效者涸之由也波蕩風靡而漫無所禦者濫觴

之漸也果哉艱乎其治也哉大夫且行矣鄆川東之迴
瀾既倒大夫之自負也舊矣大夫其念之哉

濟漕序畧

某薄劣奉 命役于淮三年昧于事事弗足以身茲役
而歲深焉疲神殫慮或攄一得于興革者一遵昔賢元
山公建置漕船志之紀陳不敢執一私見生一厲階雖
然能必其弗肯載師梗后役不耶于時代矣事往矣委
諸或曰心之邪也存于政政之緒也昭于紀紀斯載載
可考焉曷委諸且二三君子昨董茲役政良善歟近可
式法而重修之志有弗逮者子代且委焉非所以存政

也蓋彙諸以竣后考其敬承緝畧如左名曰濟漕志補
云

叙甄志

叙曰夫飭土以辨器曰陶甌爨簋銅皆陶也陶以甌甌
器斯下矣而天府構茲重廩儔焉首治陶惟料斯
構惟值斯售職繕者先焉次料價匪式胡格匪制胡直
人得而異之其誰與守次式制料既式矣司以居守之
厥以積貯之建置能已乎次建置部使志官也有司斯
有官矣有職斯有役矣次部使使以轄陶陶必有所昔
籍于官今羅于民從其便也次陶所陶治則料與間關

輸挽必藉民力弗可以漫及也次運卸運劇必弊滋繹而巡之比而詰之民知有防乎次巡詰然欲詰民必先自考考之弗核無考也覈之弗實無覈也核且實重國務慎自防矣次考覈民或弗知重且防也毀之弗愆委之弗靳國有刑矣次禁約欲其重且防也無忽焉揭其事之宜于國與民者而申諭之使知體恤之周作其奉公之氣則懜者明愷者儆矣故以事宜終焉於庫之廠之事之宜多矣山委毛積散漫無紀某謬承考覈之命而翻閱于架閣間總總勢勢鱗鱗錯落則亦何所干考而輒爾編摩哉尚有以俟博雅君子採正云

金

壽考作人序

嘉靖癸巳秋蓉川齊先生以二秦臬被簡秩東魯鎖
鑰泉郡予時祇役埏埴欽命式承先生至且猷曰兵
以宣威弗飭胡綏文以弘化弗程胡璫方今海宇寧謐
務曷先焉予曰泉郡當齊魯趙衛之衝風氣攸萃先生
盍式多士以厯乃里肇績于厥躬懋哉無何檄下晉貳
畿輔先生藉命稽首無懌容無何檄又下申命用肅曰
咈哉咨爾憲臣甫衛我要區用靖維我邦奠乃攸勩尚
晉爾殊秩先生藉命稽首無懌言乃語予曰予弗叶

習弗克祇命戒往獲諧于吾子子惠翊我振若士惟若
之休于時哀乃烝彥簡乃時又詔集于別宮昭諭宣度
熙制豐廩時而程之式則掄之否則繩之勗哉庶士咸
率厥誨克底于造亮采可期士惟德之誠于衷乃罔攸
措今年甲午元日庶士登慶秩于階跽予予啓曰予小
子某某德我齊公惟天佑德勲名祚胤弗足以貺公惟
天壽之以克永世而公之生也蒿呼山祝適與期會某
某咸樂爲之詩以請于先生厥惟譯之詩曰春王元吉
歲朝八日我公降生下臨有赫文軒徜徉華裾輝溢天
寔佑之壽考無斁明明我公履端獻豐惠浹群黎四郊

融融青陽北茲玄律攸同天寔佑之壽考令終我公位
止作我多士啓寘發蒙群生資始文教誕敷敬御福祉
天寔佑之壽考無已予譯之曰倚休哉機者事之會也
道之所由行也昔惟泉郡紹厥有邦世殷哲人以憲乃
后邇惟鮮入服勤于王文氣靡晦晉庸無藉鄉微先生
弗旋乃檄弗常乃秩惟輔畿是式泉郡庶士疇其作之
庶士用休祝言用光克從先生之誨乃克有振亮采晉
庸厥惟豫哉詩云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用爲先生況予
曰機者事之會也道之所由行也惟厥庶士勗哉先生
諱之鸞字瑞卿名在甲科勲在史冊世爲安慶桐城人

序鹿鳴儀節

豐村諱燦嘉興人
兩山諱鉞安仁人

嘉靖歲丁酉天下大比求賢代巡豐村金公式承

上

命監臨于茲夏六月入省至則晉某于庭詔之曰賢才
者治世之具識治者急于求賢賢士登薦之初鹿鳴肆
燕制也崇雅黜浮風教攸係諸司其慎圖之于時方伯
兩山張公祗承議下某乃勉由議議上檄乃下繹乃檄
品節鋪張秩乎鬯然典也訓乃世矣而叙刻下屬某益
勉陳詩以翊下後乃拜首而賜言曰都哉茲燕也夫主
賓交集賢雋賁陳百代人文三川盛舉始觀而樂而憂
而弗忘者心相感也感而後有言首隰棗西周得士最

盛至于今稱之向非周王作人綱紀特至士孰與風化
孰爾中乎次棫樸得賢有機圖治有要弗可漫及也風
動而化行矣君子之功也次鳳皇以雅以燕周之遺也
匪禮弗備匪樂弗和違古雅而聲時尚敝也已知道君
子其誰與衍揭焉申之恪有名矣次鹿鳴士之登也漸
以寄焉服王事而遺所親况以忠也次四牡欲忠于國
必重所懷客之弗周弗已也詢之弗得弗已也可以啓
天聰徹民隱矣次皇華優之極者責必厚盛物和禮士
其有歆乎次魚麗優而弗樂弗優也燕而弗綏弗樂也
樂且綏匪飲食敦實意矣次嘉魚樂有成矣所需于賢

者豈近小哉邦家基光壽考父母國之典刑也崇而禮
之蔑以尚矣次南山維茲庶僚多士弘被光寵君之
錫也忠感之心勃不可遏萬壽百禄川至日升祝有徵
矣故以天保終焉嗚呼聲容正矣儀禮罄矣報答稱矣
美不忘規君子先焉揚文言先存誠也志弗同弗可以
言交志同而交泰可占矣四牡之監皇華之懷有所事
也揚舜典知所事事矣事君先事後食言以事從君子
食報以言亦職利哉揚表記賢才所以致治而精神上
通臭味旁達厥有常矣揚君陳禮中樂和上下位育至
治之效至此極矣揚樂記夫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西周

之舊也巴蜀接軫岐豐風氣攸屬而一時士習未底于
中經曰文之禮樂亦可以成人矣多士其慎圖之某乃
刻而爲之叙

叙仰御后

天王十有六禩豐村監察被簡代爲狩于西土維綱
紀是風百浹孔飭秩如也歲及比士廼宣舊典而新之
其始事也拓藝院裒逸才瞻供具矢心僉同更審簡閱
黜華挺實而士可式矣其錄成也標以表之幟以識之
儀以正之齒以次之坊以揚之風斯對矣於盛哉風以
風之默乎教也感人深矣易曰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又

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矧司風紀者乎嘗讀史知韓李
二君子之高其風也昌黎廷御史極言時政爲國子誨
諸生以進學解文章探本衛道爲時文宗而唐文大變
曰鄒魯之風也元禮官蜀司牧不軌者望風馳逸生徒
所聚恒千人有求爲門下者謝絕之得卿者慶焉風裁
獨特士大夫願被容與抑曰肅哉相業之休乎夫二君
子之高其風也時位殊途雅致同趣及秉鉤軸華夏具
瞻要之宜廼風耳矣我公之蘊二君子之風乎拓院以
兄才也裒逸以盡士也瞻具以崇餉也矢心以畫一也
更審以慎選也

聖天子早夜求賢之心不其副矣夫標扁而名著矣懋
謚而榮豫矣儀訂而樂正矣齒次而序定矣坊揭而登
慶矣多士珍襲嚮用之心不其慰矣夫事既公晉二三
子秩臺下風以文學行義德業期無負于古先哲人而
三川士氣颯颯乎爭先砥刮勃然改觀 皇家文運之
盛至此極矣鄒魯之風殆未足侈登龍而獲御者顧不
大慶幸也耶二三子服誨于公用志于天下他日風采
格天德業蓋世回視荀爽皇甫湜孟貞曜輩爲漢唐時
人風斯上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二三子懋之哉
適好其感而叙諸后

慎言集訓序

東谷譚英字子
賢梓西清江人

甚哉言之不可不慎也何也雖賁易騰黑白因辨招尤
啓釁寔是之繇又其甚也覆邦傾城之禍每起于利哲
之口君子可不知所慎哉知所慎則知所訓矣知所慎
而訓焉者作聖之功也無所于訓而自無不慎者聖人
之事也聖人尚矣思作聖者其知訓乎清江東谷敖光
生慎言者也平居安重如山莅事尊嚴若神弗可言者
弗言也弗可與言者弗與之言也故不言之教徵于造
士無訟之化孚于決獄先生慎言者歟或曰言慎矣奚
其訓將以訓人也以訓世也雖然言心聲也心動而言

出焉弗有于訓何所于慎古昔哲人金人有銘白圭有
章慎言訓也訓無不慎矣先生以進士拜曹郎秩陝洛
文宗然猶曰言犯忌諱荏冉十年尚貳蜀臬豈先生言
之弗慎乎言所當言匪言罪也則先生之訓豈直訓人
乎哉訓世乎哉亦以自訓也昔賢作聖之功政在于此
先生第辛巳爲予弼齋兄同年弘兄方坐言被譴予匪
日炙先生訓胡能免罪累乎乃拜首爲之序

叙士贐言

南村阮諱朝東字
子西湖廣麻城人

皇明甄育士類式刑虞周廼崇恬雅抑競倖以振士風
以作士氣以端士習而士之在甄育已百六十餘年薄

海宇內風氣盤礴固未嘗無正士端人以式厥士以副
聖世甄德育士至意然率心趨赴者每捷于登崇役志
嚮逞者或昧于止足靡焉氣習風斯下矣豈明聖振
作之寡術哉士之孤天地化育至此重可哀也嘉靖戊
戌冬南村先生以蜀學憲疏乞歸老得請戒行蜀多士
某某文先生甄拔育之別館以俟晉簡者乃聽予請曰
我南村夫子湖南人豪範我全蜀黜浮敦典惟公惟明
藝業修矣式遵古訓不徒文詞身先之矣發揚群生鼓
舞一世風教所被弗可得而禦矣茅茹彙征草木咸育
三川受賜不既多乎今茲尚矣玄悰逸軌邈不可逆果

奈何哉予作而曰學憲士之範也弗範弗足以式士士弗式而一以文詞藝焉耳胡足齊一世之士而况百世之師哉廉頑立懦風可想矣夫講明經業有言教焉躬行率士有身教焉振揚文紀有風教焉言教者或不繹身教者從矣以風教颯颯乎洋洋乎入人也曾有紀乎先生方且高揭孤標靜斂神况年不及艾堅于請乞古人謂急流中勇退者有道士也先生有道者乎是足以範士矣雖然士出與處居身所珍其出也匪自庸也行其志而已其處也匪自潔也藏其用而已藏用以待時也待時而動者志通道合克有濟矣夫藏用曰巽待時

曰需克有濟曰同人巽守之貞也需養有節也同人于朝以光大也先生去蜀其風勵天下允迪士習而式昭聖化者歟他日聖天子前席之召以慰海內士民之思揚休垂烈于永永不直三川一方爾已雖然豈先生之心哉爰叙之爲二三子贐別引

董艦竣言

予曩督漕艦于淮者三年厥制攸又官規用器予承予理維總是責于時有若下邳湯子慶維揚張子恒者咸克厥公務予薦之不三數年晉閩而叅而督王帶金符提兵掛印爲皇朝楨幹用光于予予作而曰世治用

文世亂用武恒言則然我國家底定百六十年海內
之弗諳武也舊矣求之衝矢冒石揭竿舉旗擁貔貅驅
虎豹而成一旅之勦一矢之功也艱哉則弁士之所以
樹聲立名超越部伍者其在茲乎何也天府之供億
每賴餉道之轉輸而董治之弗臧亦何望乘駕之完久
此百萬漕艘所以浮淮泊杭者寔爲我朝家億萬年
無疆之丕利功豈下於衝冒褰揭者哉武原彭子潮溪
以蔭舍舉子業襲萬戶候無何署篆轄振絡繹京儲而
輸完報最自是聲聞奮起臺司獎言乃檄下董艦于浙
漕挽于是乎需潮溪益勵厥修敏而勤惠而恕詳而有

體秩如其言焉抑如其儀焉君子曰潮溪之董艦也良哉敏而勤事斯集矣惠而恕商匠其懷矣詳而有體不渝厥坊矣且秩如抑如則矜持之下可以私干哉公其利不漁其費共其事不失其誼安其意不越其制所以董艦更番先後推許部使再易而潮溪尚留則亦何妨于相埒何患夫相軋哉今年對川臺察考選督操而約菴總漕仍令部餉交章推委譽望日隆他日大帥邊庭宣威耀武湯張二子胡足多哉是爲序

疫慎謝良醫曹國用

甚哉疫之不可不慎也甚哉疫之不可不審也何也彼

風寒中人初無定體陰陽一別傳變靡常豈直始太陽
終厥陰日傳一經已哉有即傳有不罷再傳有間經而
傳越經而傳者有始終一經有日傳二經有傳二三經
止者有始太陽便入少陰有直中陰經者經無明文醫
有惑志治不合証喪亡隨之噫嘻時可不慎也乎哉然
且傷風傷寒不可同也寒証熱証不可同也溫毒暑毒
不可同也譫語獨語不可同也陰血衄血不可同也合
病併病不可同也短氣發喘不可同也痞滿結胸不可
同也形證雖似經脉異殊七劑少差死亡立見噫嘻是
可不審也乎哉故曰證變脉變不可不參厥微厥深不

可不制急溫急下不可不考傳足傳手不可不探又曰
熱不惡寒不可發表發表不開不可攻裏嘔雖陽證不
可急攻攻之逆硬不可輕下向非按脉以定經辨名而
驗證其不惑易而殺人也者幾希余日守西川生活民
物之心虞弗克溥也乃刻節菴傷寒全書以廣其傳而
三川草木至今勃勃猶有生意無何制歸湖南今年夏
弟經世室人疫爰及子疫暨弟若婦疫臧獲殫度舉室
靡有遺者余手節菴書朝夕左右二三醫良環而攻之
柴葛姜桂參酌周詳不可謂不慎也亦不可謂不審也
乃無一就斃國用之功寔先焉余其能忘之乎乃托頴

生以謝之作痠憤

送明山連憲副進

表北上和燕山見贈韻小序

曩歲甲午余治燕于燕我白石連子亦以使事來董餉
務論心結好益締年倅雪夜論詩春風走馬終年抵夕
靡弗與偕既余承乏守邦愛莫爲別乃辱摘之詩文如
千篇什筆之卷而畀余焉余時萬里奔行倉皇簡答荏
苒十載報謝未由復以因頃摧殘授老岩壑而白石益
深念許迢遞緘情耿耿話言銘諸肝膈古人云生我者
父母知我者鮑叔白石之謂也余亦按調填詞聊塵下
邨有道義文章君主盟同聽易水聲曾得觀風湖水濱

相看日未曛之句嗣是不越歲而白石秉憲吾浙矣握手交歡情逾夙昔而憲臺風紀亦自戒嚴一日偶以前卷示諸監司譚少嶠子少嶠貽之白石白石更以緗帙再一手書識跋而歸之草堂余展視之鳳翮龍驤益神結構十年舊好宛在目前不肖塵襟一洗刷而更新之感刻何如也無何以進上 萬壽表文率爾北往余與近山金子亟送之郊會雨弗克話別悵然乃返爰步前韻得詩五章書以貽之噫嘻示芟綺于猗頓之室多見不知量也白石名鑣字伯金近號明山爲廣平永年人

小峰王子伯例授

益府引禮序

名延慶

余按古昔儀禮邦國冢君聘問燕享必以卿爲上儔大夫爲承儔士爲紹儔傳命出入授几相幣中間節目覲綏鮮有不胥于儔者儔豈易言哉以吾夫子聖德周旋動中乎禮而鄉黨使儔一節萬古法繩當時及門之徒章甫小相之許亦也之外無聞焉儔豈易言哉洪惟我朝稽古定制薄海宇內分布藩服而官僚庶品職有攸司彼其朝見有儀慶賀有章贊導引翊之助尤爲切要則引禮之官之設其即古先邦國之儔相而今之仕藩服也可少之哉必禮容閑雅而后進止有常度必小心謹慎而後出入無過舉必通達事體而后應務可周悉

必聲音清越而后敷奏稱任使否則何名器之假亦何冠服之榮哉余戚小峰氏三槐之裔世善之門也日荷父師之規而相安于豐裕之地謹厚誠恪才通而氣和其爲人可知矣方今聖天子氣吞胡虜囊括海宇裒天下財用兵甲掃滌腥穢必使幕南無王庭而后已焉真大有爲之心不世出之舉也王子勇圖應募倡義先駟且惟末級自甘而弗崇秩是侈他日張禮誓郊捧檄入竟展厥所蘊以慰悅宗藩之心有必然者非所謂其職易稱者與親友往賀焉乞言爲觴引不識小峰尊君蔡峰翰丈以余言爲何如

叙二江集

嘗謂導江在遡其源論詩務探其本導江不于其源則
汎濫而無紀論詩不于其本則靡曼而無據書曰岷山
導江夫導江必于岷山岷山者江水所出也導江而得
其水所從出則千流萬派赴海爲歸孰得而禦之古今
之詩莫盛于唐而唐之詩之盛者莫少陵若少陵之詩
所謂上薄風雅得三百篇遺旨者豈直詞氣奮邁而風
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弃凡近云哉宋子京爲之傳曰
子美之詩情不忘君人憐其忠是一念愛君憂國之心
足追風雅采蕭采葛之微意則愛君憂國者其詩之本

乎有本斯有據審其據而後大可千言次猶數百觸景
成韻可範也岷山之陽西川之潯有二江趙先生者其
良于遡源者乎先生以名御史在先帝朝遇事敢言
抗疏論逆瑾罪余承乏西川時豐村監察檄余校厥實
余得之而今不可作矣晉先生于鄉賢從享焉先生操
履之詳忠盡之發益用耿耿既而子錄迨孫承恩余塞
程之以二江集叙請于余萬里音書百年道義爰手厥
集展玩再三中間如地方災異之疏君恩畱報之詩以
至諷元夕放燈則曰那知消竭萬民膏題道中喜雨則
曰春深愁煞力農夫于凡屬意鋪張莫非愛君憂國是

不可以追蹤風雅叅對少陵哉若夫競一字之奇軋四聲之巧爲作家者殆非所以況先生也予是乎序

而立祝言

客問于余曰禮五十未稱壽三十可壽稱乎曰未也三十骨格始成龍豬乃辨昌黎所以勗符城南者未始不拳拳也而可壽云乎哉曰祝言可況及乎曰否臣之于君子之于父南山獻頌北海陳詞亦未始不拳拳也而可況及乎哉以吾夫子之聖其終身越歷且曰三十而立則凡經生學子迨斯年者當思勇以自立斯無負于明訓多矣今年八月初吉胄監王子三十誕辰余承余

邑趙侯此城屬華于余以致重于胄監而胄監之所取
裁者亦未始弗余重也余忝王子一日之長若徇人以
非禮之恭知德者尚屬厭焉其何以爲世道之防客曰
不然竊聞之士當初冠禮重三加祝言用光載在簡冊
而壽考景福眉壽黃耆申介再三夫以弱冠甫及成人
祝以大賓古道攸在而况三十肇茲漸歷年所者哉第
匪德以將之美斯溢矣故必先之以敬儀嗣之以慎德
而以成德終焉是故祝弗侈弗足以申款詞弗鬯弗足
以揚休規弗切弗足以昭誨何饒乎君親何嗇乎朋從
何靳夫豐章崇享腆儀則胄監今日之祝夫奚曰弗可

矧夫胄監待用有日聿躋華要域斯民于仁壽蓋可必
者詩云男兒三十耀功名此其時也歐陽公云三十才
名天下知胄監其勗哉若夫王述三十尚未知名茂弘
直以不答江東米價知其不痴殆非所以况胄監者雖
然衛武公睿不忘規蓋且示儆矧未迨壽胡慙不脩基
毋潜云三十名未立君還惜寸陰胄監其勗哉無徒自
飾以侈人之觀以貽余言之羞則甚幸矣

湖山良晤詩序

嘉靖壬子歲當天下太比士類茅茹彙征鯢鯨思奮弘
開藝院大所裒羅然亦必需海內儒碩董厥試事而我

言齋莊子一敬以禮經署楚南漳應浙禮聘竣閱揭而揚之而我宗弟遠與焉時方以禮經尤爲得士慶乃知爲我吉齋所舉余鬯然曰不啻今日觀我故人哉矯首西川真出天外追惟昔及門士于于洋洋殆不啻以蕉覆鹿而夢遺隍中也爰卜日治具訂湖山之游吉齋方奪于燕會公務日益倥傯折簡頻煩良用改卜及期苦雨崇朝而舟車所向沾濕靡前然復刻日戒行扳留無地茆堂讌叙少長畢集遲回容與聊寫我懷吉齋方且拜首乞言以紀高會余艱然曰异哉晤言之艱而勝游之慳也有是哉曩惟我故人方湖王子竹坪何子相繼

權吳門咸以瓜代愆期遘于復命弗克過我湖西以申
舊約鑑塘周子勅使江南亦以部檄戒嚴催程上道
弗克傾倒湖山以復久約夫以吳門太浙餘三百里而
君命在念勝會未緣或可委也吉齋董浙文衡湖山只
尺乃弗克皈依佛國登眺僊山而顧悵望煙霞瞻心泉
石豈其情哉無或三生寡緣百年希構而至是耶其亦
暫稽勝賞以需后時良晤有期夫復何憾爰賦短律歌
以侑觴知弗足以復厚雅多矣展卷漫書叙以爲別

竣權贖言

客有過余曰權古之制乎曰未也傳曰古關譏而不征

然孰始乎曰自賤丈夫始則其制也厥有自來匪肇茲
今也既昔殷周取于民者良法美意載在史冊固弗爲
桀亦匪用貊也夫以農作終歲勤動始獲升斗且以什
取一爲中制矧夫商衆行貨鬻鬻日就充斥而可捐委
顧弗之問耶權而征之供億億賴 朝家崇本抑末之
意未爲不可柰之何尚高潔者減眎之不屑爲據津要
者唾眎之不肯爲事苛刻務蝕削者忍眎之而妄所作
爲將使大學理財一節弃置勿論經國君子可若是忍
乎此權政所以不可不講也吾杭北津有關當南北之
衝商貨叢集如蜎艘舶輻輳日無停時較之吳野清源

河西諸關緒更加益向匪設官司之則競刀錐而欲盈
谿壑者飛挽百出矯橫四至關津吭隘何所隄防尚司
禁民之暴弗暇給况遺有國之利哉 祖宗建置分洫
諸關檄部使者歲一更代以爲恒制夫以部使之清奉
有監督之委未爲不重亦未爲不尊然官惟其人政各
有體惜于職守凌獵何裨部使身所經營未免日親關
務眎之憲度少或差殊若惟厲以防人而弗嚴于律已
惟察于自用而弗便以宜民惟啗稅課之餘饒弗顧刑
罰之中否惟會計夫商販投報之小節而弗剪剔乎積
棍侵盜之大奸惟搜羅盤詰多所誅求而弗知狙獪欺

隱漫無紀極雖云利國寔以蔽民雖曰抑商適以長亂
當不謂財利出入之所而式名節關係之門也董茲役
者糾指名賢代不鮮乏而我媿菴周君則又諸部使名
賢之選也茲代且去矣許可胡得以私媿菴哉客曰媿
菴之權關也則有大可許可者何也媿菴矜以自持不
爲皦皦之行寬以泣下不張赫赫之威任商稅之盈縮
不逐逐常數之取盈蠲畸零與羨餘不屑屑分毫之較
計防檢之密而秤兌者不得以侵漁綜理之周而投鈔
者不容于騙攬勤于政理肝不遑食而農庄開放日無
留難且貌弗達乎心之所藏言弗逮乎衷之所蘊禮文

氏矢志弗渝乃育西邨長克對立洎女第歸余九松第
經世屯遭荼蓼以迄今日有弗可殫述者今年冬仲躋
八十壽而西邨暴年亦就僊逝婦郭且復居嫠苦月寒
霜相依爲命恪共婦職荏苒歲華余目擊而切感焉不
揣公舉于錢塘貞亭文令尹令尹撫然曰有是哉姑婦
遭孀名行罔缺世所難者蓋徃褒之乃檄諸學宮核諸
里閭不浮也手書節孝扁額諏日戒行禮幣用享張鼓
吹旗幟于門躬詣崇獎復其家余曰敦節義以風天下
司牧之務之先也貞亭克急先務也良哉余兄弘齋率
諸弟潢軸脩儀僉致賀憶俾余言以章之而余莫之委

也余竊評之婦之于夫其與臣之于君子之于父一也
臣如周公子如太舜忠貫日月孝格天心亦其分所當
爲非臣道子職之外爲有加蓋而况婦之從一誓死靡
他雖如其妻栢舟亦胡足侈而觀風者采焉播之聲詩
垂示千古相與虞書周誥諸篇經籍相望未必無所見
也何哉蓋以邇之臣不皆忠子未俱孝婦鮮全節向匪
甄別以風之則天下之爲忠臣爲孝子爲節婦何所眎
倣而甘心狗彘瀆綱敗倫者何所警省哉方今聖明
在上媲美虞周其崇尚節孝之典家喻戶傳明明憲綱
列之首簡臺臣核厥實上之天子勅以旌之真參天

地贊化育之極功無非盡已性以盡人之性也矧夫西
邨有子嚮往不凡他日奮志登崇大啓厥宇西邨之月
式瞻門闕之光要不直瞑于泉下已也貞亭崇獎之舉
不其肇之端乎爰書以爲叙

壽蒲軒張世爵六十序

漢武皇治定功成禮宣樂和思得神僊不老之藥一
日六飛載道登陟嵩山忽見異人身長二丈眉目秀穎
耳垂及肩上禮而問之乞長生要訣異人曰吾九疑山
中人聞中嶽山有石上菖蒲一寸九節服之長生故來
采耳指眎間忽忽不見上謂侍臣曰彼豈服食茲草來

哉特以之示朕耳則茲蒲者在天爲王衡星在地爲昌
歆草在人爲昌陽引年是不直韓終王興安期輩每每
服食各各僊去已也山中人恒服之駐顏蓋聰壽可千
紀然且輔性除疴穢邪衛正良足珍哉吾杭嵯商張世
爵籍鳳陽祖真以布衣宣力効忠翊我成祖躬冒矢
石征討不庭授勅開府殿我浙藩遂家于杭則知君先
世有大勛勛于朝家者無惑乎超然標格之不群也
乃今莖蒲于軒日夕把玩不置芬香條鬯劍戟森橫
獵舞風稜稜撼雨挺然特秀懷抱平生臭味所鍾蓋有
溷之泥沙而愈清裸諸草莽而益奮者因號蒲軒亦以

自況云耳今年冬仲四日寔周花甲誕辰某輩徵余言
爲蒲軒祝爰即嵩山異人之遇之說書以徵之則蒲軒
者服食引恬靈根僊草取諸几席間縹色外妍金光內
映當如普寂禪師種種階面種成鸞鳳獅僊之形採而
服之長生久眎又何俟夫泛西池駕東海問訊阜鄉亭
息奄丹臺玄室餐霞吸風服澤芝地衣石髓王液而後
可以超塵寰敝金石哉他日挹我泉水依于其蒲相與
馭飛龍馴白鹿徜徉容與于烟霞石屋間睇觀滄桑之
更無難者是爲祝

敦義方子器踰艾序言

嘗慨夫世不古若民漸澆漓而天下之恣情徇物縱慾
傷化者爲不少求之因心聯屬手足一體且規爲經畫
足以惇薄回淳世可多得哉歎古名地靈山之陽有方
其族唐宋來累葉承休代有名德至岐翁尤爲朴古已
有敦義之規勉勦後生俾之勿替仲偉字子器者居貨
于杭貿積不貲與諸昆季矢志嚮往日就克斥乃相語
曰義者天下之利也比敦厥義寔我家規盍寄號焉用
齒不朽母分門各爨自相魚肉母私蓄異財自封囊橐
母各親其親子其子自甘吳楚定男女婚嫁之儀立子
孫教養之則示之法守勒之簡編垂之千百禩莫可分

更信哉敦乎天下之義也矧夫信義立而德不孤姻壘
中薰其德而善良者可絀指哉今年甫踰艾冬仲月當
懸弧辰且爲商衆所推服當道所信任殆有不信其盟
而信敦義一言者中宇輦丐余言以章之且申祝焉余
曰尚哉義之敦乎學者所當致辨而君子之所深喻者
乎使弗之喻則罔有所辨無所辨則昧于義利之歸其
何能有所聞而知徒有所見而必爲哉余于敦義不能
無感也或者曰子謂敦義惟義之敦乎其身之所履心
之所嚮無紐于刀錐之競谿壑之盈乎余曰易曰義者
利之和也書曰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大學所以平天下

未嘗不拳拳以理財一節爲急務則利之所在亦君子所不廢苟日孳孳焉從事于義則以義爲利而自無不利又何病夫經理之周區畫之審而營運之充乎其非義則雖一芥不與不取斯不失君子利物和義之中制推之天下放乎四海無不得時措之宜而利有攸往矣某輩其以余言爲然乎敢并答或人之言爲敦義者勉焉

鹵橋祝言

欣惟茲者大火流初銀河渡后爲我君平後身鹵橋逸老花甲一周誕辰余曩自濯錦江頭昇僊橋許憑仗文

機儒石問訊牛女佳期已上嚴君風槩蓋有脫塵溷而
游物外者旣而經駟馬以言旋騁相如之高駕戴七星
而舍止尋陽冰之遠踪入武林山獲觀鹵橋令子用和
字可行者丰姿雋逸藻思清雅知其爲不凡之材殊卓
之器兒輩棠生虞生方且與之校藝衡文同堂聯業而
可行矢心奮志違衆先駟余始會西橋于賀客輟輶間
羽衣翩翩鶴髮種種不謂不淑少長二秋而誕先一日
也昨辱可行輩徵文余祝則余今日寧靳一言祝鹵橋
哉有弗能拂兒曹敦請以復可行高愛然則鹵橋何取
義以自况邪其以裴航藍橋之遇之奇耶抑鹵涼虹橋

之觀之盛耶其以竹橋之度之陰德耶抑有天津橋之
聞之先見耶其以咸陽橫橋之法牽牛耶抑云洛陽鹵
橋之象三公耶彼有取爾也杜牧之曰二十四橋風月
夜王人何處教吹簫其以是與則鹵橋之風致更可想
矣矧可行 大對有期騰踏在即風雲萬里利濟蒼生
薛廣德必上之從富平津還衆之建有足占者夫然鹵
橋之號豈直自况哉亦以最後人耳他日登廬山過石
梁遇老翁坐桂樹下以玉杯承甘露漿授之飲而長生
不老則今日之初度此其造端興行看丹鳳樓前玉龍
橋下覃受 聖天子明勅 恩賚有加鹵橋之壽之享

用無涯已胥書以爲祝

上掖徵垣贈朱近泉擢錦衣序

嘗謂天人相爲表裏亶乎否耶是故日以象君月以相
后繁星麗天以象百辟庶職于凡光曜顯晦形質伏見
躔度順逆各有朕兆良于究者能測之矧夫將相崇階
微垣顯設左右執法云胡不章是故宿騎箕尾而傳說
肇生星隕營中而孔明告變以至德星之聚福星之臨
使星之發郎星之應客星之犯占驗庶徵靡不奇中今
日近泉之陟錦衣而掖徵垣也可無徵應乎哉將必帝
座端居前星朗照北辰奠位華蓋肅陳將必郎將耀

宿衛參列虎賁嚮導羽林先駢將必天鼓震霆九旂揚
幟而天槍天弧天棊天廐僉厥攸司騰輝宣彩有必然
者則他日肘兵符而侯萬里奚俟勛如定遠而后冠絕
古今哉近泉鼻祖以千戶扈成祖南狩允協紅袍白
馬之夢翊汝定鼎北平之祥貂纓上笏乃其世蔭而支
子襲舊占籍鳳陽先公以平賊陣亡之勩進留守揮衛
之秩近泉筮仕督運京儲繼總浙漕漂流多所乃良于
壽畫軍餉告充當道交章視篆浙閩不逾年聲問旁達
而今留都之陟也近泉子師余甥趙子請言以光行色
余難之曰是必學冠天人胸羅星斗而後可以推衍微

原缺

垣之掖之義余殆坐井視星以管窺天者所見能幾何
將不孤子之請旣而舍止中都敦懇申啓始憮然曰近
泉茲行也上掖天子之微垣不其榮且重哉爰就蘭
端之題以叙贈餞之雅

謝儒醫陳松山序

東垣謂婦人產后不得用寒涼之藥之論余掩卷歎曰
東垣良于治療也與哉蓋寒涼之藥能瀉氣中之熱是
氣虧瀉氣乃陰虧瀉陽二者俱傷反爲不足虛勞之病
內經云產后病氣不足宜補不宜瀉瞑目之病悉屬于
陰宜汗不宜下必須大劑生養氣血以補手足厥陰之

不足則陽益而生金矣寒涼之藥將安用之及今梅屋
鄭子乞言千余乃云陳松山以寒涼之劑療厥室產后
之疾而且識見之定執持之堅不爲群醫所惑竟取効
于旦夕間者何哉豈東垣內經之云之誕弗足憑耶雖
然經云急治標緩治本東垣內經調養血氣之論治本
之謂也產后腠裏不密一爲風邪所侵則血氣凝滯凝
滯而投以治本養血之藥不惟血氣不爲之生補而寒
邪日益閉固參朮歸芍孰謂能不死人乎松山之見救
一時之症之急標疾去而本可治矣自是調氣養血身
安體全是可執松山之効病東垣哉東垣之論爲產盾

血氣俱虛者設非謂產后襲以風邪者設也故曰有是
病服是藥若云產后專責効于寒涼亦誤矣故曰用藥
如用兵彼兵家者正正奇奇元無定法隨機應變亦無
常守若遇疾而執古方是猶臨陣而讀父書者幾何不
償乃事耶余與梅屋尊君成齋先生同庚共校且辱梅
屋力請爰筆申謝以章之松山諱珀梅屋諱復亨云

湖天遙祝叙

中巖諱鳳第已丑小整諱
方至第庚戌川之富順人

嘗謂人子之事親也有色養而尤以養親之志爲難君
子之立命也有定壽而必以存德之壽爲貴不德而歷
年所者樗櫟焉耳矣樗櫟胡足以聞造化之神哉拂志

而徒口腹者芻豢焉耳矣芻豢胡足以殫根心之敬哉
余曩承乏守西川而金川中巖先生以名御史攬轡北
指道出省會余獲扳燕味歌于花潭錦水間見其意興
淵粹襟度明爽議論剴切真碩德君子也因道浙水湖
山勝槩而先生種種屬念焉夫何宦轍周游雍秦燕趙
而夷猶南服竟遠夙心胤嗣小鰲先生以司空大夫董
權干浙或稽簿領之煩式睹湖山之勝乃憮然曰良哉
湖山之佳麗乎我大人日夕企憶而弗置者乎盍啻惟
之爰舉迎養之儀以躋夙昔之想無何海寇充斥道途
脩阻有懷耿耿悵如之何今年七月初吉寔惟巖翁誕

辰先生遙指湖天百拜稱慶乃颺言曰猗與湖天盡態
極妍雙峰插雲一水平川六橋亘起隄直如矢花明柳
繁風景攸侈四山樞趨蒼翠鬱如西子比倫洵美且都
三竺天通靈鷲龍從石屋煙霞海藏龍宮南屏鍾磬而
陵形勝煙雨樓臺空濛眺聽荷香襲衣簫鼓芬菲士女
沓來迴舸忘歸信哉湖山佳麗乎春和景融大人之風
灑然天游筆端画工天長地久大人之壽萬里脩程百
年遐稱則不直不肖遙祝之意庶乎可申而我大人夙
昔之想亦或少償已乎余聞而善之爰賦靈椿篇遙爲
之祝矣旣而蓉峰輩屬言于余曰君子曰與神交者識

且膚托末契者見則審吾子夙與巖翁契好可靳一言
以展我鄉士祝獻之敬以答小鰲厚雅之忱乎余應之
曰天道難謀物理易見中巖處豐亨而崇簡約敦朴素
而黜浮靡遠紛囂而樂恬靜行詎孚于里閭聞望達諸
天下則夫凝天真而永壽命有必然者翁之素履謂非
以德獲壽小鰲之遙祝謂非養親之志者乎夫以德壽
者取足于己以志養者立則于人作述象賢后生感天
余敢叙諸簡端爲遙祝引

北山詩草序

姓李名賜籍
原浮梁人

歐陽子云世謂詩少達多窮非詩能窮人殆窮者後工

也古今工于詩以詩史名家者誰少陵若少陵之詩上
薄風雅下該沈宋古旁蘇李氣吞曹劉詩之工可逮少
陵哉然其貧不自給衣不蓋體艱窶孺弱寄食于人客
吳越燕趙間亡走鳳翔流落劍南成都來往夔梓奔突
鼠伏其不至輾轉溝壑者亦幾矣窮而后詩始工豈乎
否耶世曾有中璫貴游出入禁闥而寵達罕儷者亦工
于詩耶余少學詩涵濡諷詠叨入仕籍耽于韻語者且
四十年今老林泉就題覓句尚弗稔肯繁一日浙藩司
理草亭方先生綽謬謂余亦作者出北山詩草示余余
罔識誰何者作閱未竟作而曰尚哉詩乎我風人哉音

響清越而氣局爾殊思致醞藉而意興精到遙追古雅而迥出時輩者初不謂貴游之作也既而草亭復以芟訂請且曰北山貴能下賢富知好學肆力文史間我

聖皇校藝于百十人中擢之首選璫之杰也乃忘其貴寵日與文士交獲文士翰藻重逾拱壁臨禮親就虛已下延謝絕高抗態度而予胡以校訂推委哉余難之而草亭請益力締而玩之知瑾瑜之良之不匿瑕也十百一二間律或過揚格少泥古就而正焉不韙之罪靡所于追而北山之詩若金在冶若玉就肆能不爲其邪圭瓚一大快哉草亭入少觀有期更以叙請濡筆展卷書

以章之因知達者亦詩是工而弗可以少陵例論也

舊雨新晴卷序別小鰲水部

嘗聞之語曰白頭若新傾蓋如舊古人論交之誼胡切切于新舊間哉詩云不思舊姻求爾新特夫以婚姻之故而尚新特之求則知舊誼難申新好易結世之蕉手舊故者而更新是尚焉王敦之歎弗渝丹雘之盟蓋厲有所謂車馬每從來舊雨竹松偏許托新晴者曾然乎余不類日以水部出守西川獲與小鰲尊君中巖翁締好論交花潭錦水春風夜雨沾被寔深今茲別來廿有餘載小鰲亦以水部載師于杭顧余陳人自甘朽腐而

小鰲胸次光霽意興爽朗然且維新之政乎我素心堅
白之心足占舊養輒不自靳邈近間則有問訊中巖之
章昉叙湖亭則有步韻宜山之作其遙祝而翁也則有
詩有詞有叙有引拙毫代簡萬里敷宣嗣召燕胥扳枉
醵會式塵鄙憶各賦有詞元日賢郎晉簡黌校填腔紀
異用翊亨階臨別贈言以寫衷抱和言二律末簡載申
有弗容自已者夫以不類獲與小鰲交際及年日維文
執余齒且宿君意則新舊雨新晴通家世講爰悉諸作
命諸穎生書以歸之千載一日不識省候金川時其質
諸我巖翁之維求舊者以爲何如也

叙純孝行畧

人子之孝天性也因心之義也粵若稽古帝王大孝格
天達孝享帝皆其分所當爲時可得爲而力爲之亦不
過因心以盡性云耳非謂子職之外有所加蓋而世之
一節一行偶合于義者可遽以孝名耶孝而至于純今
古以來民鮮克儷必其由衷達外表裏如一自少至老
終始一致而后謂之純必其不爲利祿所移不爲色欲
所奪而后謂之純必其居致其敬養致其樂病致其憂
喪致其哀祭致其嚴而后謂之純必其春雨露濡履之
休陽秋霜露降心則悽愴無時無處雖亡若存而后謂

之純孔子曰舜至孝矣五十而慕純之謂也閩之福清
我希齋公者純人也新菴林子鳳一日出竹山趙子觀
所撰行畧余睇視之作而曰是足殫公之孝之純哉生
則迎養承歡沒則徒跣廬墓孝也孝之迹也而公之心
之孝之純則或末之逮也公秉心寒淵無二無雜心旣
純矣直諒追古簡易近民在在興思甘棠頌德真純臣
也孝之推也洞洞屬屬生死不渝蚤夜紉思羹牆注念
直追古人無時無處雖亡若存斯其孝之純乎方今
聖明以孝風天下媲美虞周而海內嚮風黎民敏德之
孝之純殆家喻戶曉矣此參天地贊化育之極功不過

上已性以盡人之性也謂非公不以作成之耶作純孝
序希齋諱在賢字邦憲
序守杭有遺愛云

叙平泉詞贈地卿蘇子

汾晉古名勝地也清源又爲上世帝堯作城建都之所
則其山川之縈結風氣所萃聚蓋有冠絕宇內超越塵
表者其靈秀奇穎際天蟠地必產異人以爲世寶矧我
聖皇臨御長命永世累洽重熙而顧不逮古若邢平泉
蘇地卿烈者太原之清源人也茲捧部檄來董關政不
越月而化行今年秋七月旣望泉厓子作汗漫游出郊
坰抵關津耳諸人人曰我公雖務足國而商頌其不苛

雖不立名而民知其所守雖不作威而下稟不敢犯目
出涖政日入始息不辭勞也更番開放舟無停泊不憚
煩也稅課及門聽自衡準務從簡也偏關小柵啟閉以
時無留難也孔道寇阻課亦以盈不過譏也余領之少
焉乎泉子涖治相與握手論政于凡發諸話言見諸行
事有不浮于人者余曰鮮哉關政之良乎其無忝于平
泉者乎周九府圜法曰錢泉也流于泉者以言其上下
流通往來無滯若或高下其手輕重其權未必利國適
以病民其不歆仄傾覆者亦幾戾則是泉也烏可弗平
哉子以平泉自居無乃是乎平泉子曰此固余號外意

也余家清源山山之麓有三不老池其泉之流衍也不涸不溢今古常平故鄉曰平泉鄉村曰平泉都寺曰清泉寺余依于山憇于泉卒業于寺賴有今日于斯泉也日蓋耿耿若或自侈于奇花異草珍松恠石之平泉莊者則非所以自況也平泉命酒余隱括詞不三五行悵然別

謝良醫孫眉山亭

嘗謂疾者沴氣之所生也天之晦冥地之震烈日月之薄蝕星辰之舛錯山川之崩潰咸疾也況於人乎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則凡食息愆期起居爽候寒燠失調一

有所疾而疾生焉以故周雅十月之交之章詳具日月山川震電之變咎在皇父而弗之諉焉則知調燮之功端有望於輔相之良務使各奠其居斯無惑矣人而疾焉弗醫之良弗療之謹幾何不天札傾仆爲哉吾杭孫眉山氏其醫之良乎余曩與眉山祖一松翁善一松父祖愈菴玉芝以醫世其家而一松之醫之名尤著嘗語予曰吾之爲醫如羿之射如秋之奕相機而發發必中按局而布布必審其要則有三必察人之三表五裏六脉十二經絡傳變之次而後得其形症決其死生弗漫爲之說也必辨藥之酸辛甘苦溫寒燥濕幾微之極而

後別其標本慎其補瀉弗妄爲之授也必就人之貴賤
貧富肥瘠老幼之故察識惟謹初終不渝而後探古之
方酌已之見弗自貶以徇人亦弗立異以自眩也名若
茲翁之醫也良哉眉山世翁之傳而益精厥術于凡一
疾之臨群醫環視之及時方錯愕措手末由向匪直窺
玄奧胡克恪中機宜也哉上歲甲寅余弟之子虞生之
婦感肺疾自朝至夕咳弗止殆廢寢食眉山治之曰肺
爲華蓋氣之主也疾在上焦卒難愈需以時月亟治之
咳愈劇矣授之劑和厥血分固厥真元咳愈而更孕焉
時乃功今年乙卯虞生矢志場屋內憊而外感因之加

以鬱煩七日而熱熱且熾且汗且下熱復如初予視之
皇皇莫測所繇眉山謂予曰此虛煩耳攻之愈虛熱愈
弗鮮補之俟後將必自愈浹旬廼愈他醫之力不能無
而眉山之見則豫定矣且退然若愚終鮮德色予嘉之
曰眉山其與疾未諳而妄談藥未辨而輒試功未奏而
責報者不侔矣殆得一松翁之心傳者乎虞生聽予請
言以代珠玉之贈以償曩者皇皇之心而因有感於一
松翁之舊也書以歸之

贈小隱陳君榮膺冠帶叙

通家世講之義不明于世也久矣然曾有如我邵氏之

與陳宗通家世講之深者哉陳自長興籍于杭奕葉承
承簪笏程望石丘慎齋二先生以詩學宿儒困老塲屋
先大夫因得締好胥以予冲谷弁山先後從先大夫游
歲丙子石丘伯子頴谷偕余弘齋兄薦午戌科第冲谷
復余與偕弁山司理成都仍有案誼則凡兄弟子姓猶
夫伯仲間也而况小隱爲冲谷同母弟通家世講曾有
踰于小隱君者而其孝友勤儉弗余稔且舊哉冲谷曩
從先大夫游篤信深至方切尊禮先大夫適有長興弟
子聞之聘弗克辭命余淑厥冲谷而冲谷登雋字句能
無藉乎終弗忍以一日之長少渝同門之分也于時小

隱在髫年慎齋大夫方坐寒素或過余飲余懇余至
以需冲谷之成小隱日侍大夫殺核治具唯謹稍長服
誨益深殫厥艱苦乃良于治生百爾營運弗以鮮薄辭
左右于大夫酒饌食飲唯大夫命弗三二載大夫忽焉
捐館嗣是冲谷通顯小隱亦漸饒裕恒以弗克瞻養大
夫隱諸心故于冲谷之官也乞毋宜入家食肯構堂寢
孝養彌至宜人多所色喜或以非罪知譴亦弗敢違仲
兄疾且殆歸而舁之以便湯藥卒也殯塋一如禮痛毀
若怙恃然其勤儉孝友出于天性若夫周貧睦族正己
和人又其素也年且五十有五以冲谷仕宦之故每周

旋冠蓋間一日督府梅林胡公語諸杭士夫曰茲者軍
旅煩興少獲功次雖儉壬廝養舉沾一命之錫其有孝
友齒于鄉邦年歲幾夫老壽者顧弗之逮敦本崇化者
可憇然乎君輩尚圖之時某某諸君子以小隱應命且
曰陳宗世有名德克顯以慎齋爲之父冲谷爲之兄子
姓學業進修封榮有日錫之冠服庸何忝乎歸而語諸
泉厓子泉厓子曰异哉小隱之錫之榮乎邇來冠服亦
多矣或遇例捐貲或終考待辦百爾求索以需華寵若
夫以年以行出自 欽勅督府嘉尚者則鮮也小隱勉
之哉矧夫通家世講稔余知且舊者能無一言爲小隱

贈昨年余第經世亦叨冠服冲谷以諸君子請陳世講
之好華其文以彰之則余今日更有不可辭者用復後
明諸君子書以歸之

橋梓同壽爲渭川封翁七袞南泉秋卿四十華誕叙
粵若稽古周官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則士與農民四
之二也傳曰士出于農工商不與焉何也其以務本力
穡天性渾全然乎其以朴實淳龐不事雕琢然乎管子
曰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其間秀拔穎異者導之
義理以養其心進之問學以充其量敬業樂群以一其
趨博物洽聞以弘其識則農其士矣由是而擢魏躋

以宏功業以恢治化舉而措之無難者余故于渭川賢
橋梓之壽之同之祝不能無感焉渭川世居海隅之茶
湖力田治生家日以饒雖云播種豐殖俯仰有賴不能
無賦役之供萬戶長之擾日忡忡焉乃幡然曰吾肆其
力于畎畝之中思與無懷葛天者同歸康衢擊壤者比
倫相安于含哺鼓腹之天以樂 聖明雍熙太和之治
固其所也然不免身征科之苦而任轉輸之煩雖云朕
裕景寔甚焉且兒曹資性頗殊向往有地爰斥田畝之
半以爲師友之資藉燕幣之需以爲進修之助不三數
年而學業大奮南泉遂薦丁酉魁擢進士第蜚聲部曹

颺歷大邦渭川 敷如子官單 恩敷錫烏紗白髮照
耀鄉閭而鄉閭方且嘖嘖相謂曰尚哉渭川其長于教
家者乎卓哉南泉其勇于服誨者乎向使役志耕作而
鉛槧之從胡能舍厥耒耜而更冠裳之獲然且上下諸
郎登進有期茶湖一方相率力學邇來科第先後相望
人謂渭川啓其端南泉作其氣有以也今茲南泉年南
不惑正宜強仕遽爾明農間令求田以復舊物橋梓俯
仰其樂陶陶渭川他年百歲之時南泉今日渭川之壽
也期願一轍今古尤稀余辱南泉道誼之加渭川知與
之及不敢以不文辭謹再拜合一而爲之祝渭川以某

月某日誕辰南泉之誕某月某日也

敘梅溪卷後

易之繫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夫以同人九五以剛中正在上六二以柔中正相應于下同心者也心同則道同物胡有于問哉故雖堅如金石其利可得而斷之况處天下事其有弗克者若或校計于勢分之睽隔牽滯于文具之來往拘執於識見之同異吾恐猜嫌日生心日携貳尚望志轍之合而何臭味之香哉區區委瑣未必周旋求其戡定禍亂處天下極平之事宜乎其莫寔也故曰同寅協恭和衷哉於乎

吾于石屏貞山二公處斷梅溪事真可謂和衷可謂同心者矣向使紐于常分而顧忌後先局于文移而莫或展布害之切躬殆有隄備所不及者曾克殲彼窮荒而奏此駿偉哉于茲卷也固足殫究二公忠貞體國之實心亦以仰見二公同舟共濟之能事云

壽何母朱孺人七十叙

嘗謂天地間萬事萬物不越乎理亦莫逃乎數何也理也者天道所當然君子遵道而行物來順應凡有所遭非卒然強制之可得數也者機會所必然一定而不易善推測者可以前知謂之或然之數則惑也理也數也

曾司岐二之哉君子曰道不囿于數而數實該乎理故
凡國祚之污隆門祚之興替福祚之脩短或者曰有
數存焉抑孰知數之所在惟理之歸先儒邵子作皇極
經世書謂堯得天地之中數先乎此者有所未至後乎
此者有所不及數也向非欽明之德平章之治烏足以
臻時雍之化他如麟鳳肇祥于治朝熒孛示妖于叔季
理也非數也是故非分之于左道之獲知德者屬厭焉
而弗以得不得諉之于數也理數之辨余故于虛泉母
太孺人壽能得無感邪瑞應圖識曰玄象垂耀玉衡啓
徵萬壽無疆受天明明數也玉衡者何南極長生星也

星史曰南極主人壽是星年以九月二十五日降現下方弘無量之祐隆克昌之祚誕者值此壽可千歲何母孺人降生設輓之辰適屆是日今年七十初度則母老壽求求占驗可必新菴林子揖余乞余言以祝母壽余作而曰余髫年獲借虛泉先君子介菴先生以儒碩奔走場屋而今不可作矣且辱虛泉知與則茲役也奚其辭乃以玉衡前語語林子曰母登秩期頤數可又者奚其祝林子憮然曰是足壽母也與哉吾聞諸九疑子爲母內姪習知母孺人之賢有得壽之道盍爲子第陳之孺人自幼端靜莊肅逮事祖姑兵侍公夫人以孝謹稱

姑沈蚤世或不理于都檢翁嬖人之口孺人一手誠敬
自爾革心翁更賢之中年失所天短繁長抱苦節寒衾
益用耿耿撫諸孤嚴于訓誨日夕課章程弗禽犢之愛
率諸嬖孽凜無敢犯者一時表正省會主夫家士夫家
有家法者又以孺人爲稱首虛泉瑞泉先後科第而薇
泉才華登雋有日厚德之報上壽之徵實在于此子何
以忙數爲哉如以數而已矣則何以曰寶器不薦乎襲
味黃流不注于瓦缶有以也王衡胡獨衍大慶于孺人
哉余第其說祝延之亦以爲理學數學之究之一助云

恤刑明慎叙言

嘗謂君子之于天下也有識見則足以昭晰天下之故而不淆于是非之焚錯有力量則足以擔當天下之事而不奪于聲勢所憑藉有執持則足以幹濟天下之務而不依違于行止之可否而况刑辟者生民軀命所關矜恤者上帝好生所在不其慎且重哉而可弗加之意邪嘉靖丙辰歲當審錄之期我聖皇下矜恤之典遴選部寺夙有才望老練精達者省各一人而同安李太夫其目武與茲選寔被江右簡命乃江右者地闢民聚素號煩劇而刑辟輻輳他省靡儷焉大夫祗若欽勅口兢兢若罔克勝者至則精白乃心殫厥衷臆早夜

舊繹思有以副。聖皇仁覆憫下之心慰下民大造東
生之想弗計歲月弗憚勞勩遲回客郡邑間披閱案牘
雖片紙隻字亦所不遺弗避猥瑣弗遑寢食弗略于細
必究其寃弗忽于微必察其隱中心皇皇務得應得之
情與坐原坐之故凡可矜疑者必稽于衆必參諸律必
處斷于一心每每求生于死求其生而不得方委之于
無生焉無寧草率循故事耳矣于時撫臺鍾陽馬公監
察五臺徐公雅重大夫明允詳決其所開釋者偕諸藩
臬郡邑諸大夫罔不一一稱快于凡鄉邑大夫士亦罔
不稱快而神明之至有疑獄不決逮繫頻年者大夫一

不如見多所平友固不因有所憑藉震懼此心不當釋而釋之亦不以有所憑藉嫌疑此心當釋而不釋也惟于法于理而已至如分贓丰贖脫禁繫而超生命者又不知其幾何多也至是則闔省郡邑黃童白首在在稱慶靡不舉手加額歌頌聖明倚與休哉是可以為大夫昌后之占矣今年戊午春余以故人招致之故漫為饒信之行獲遣諸郡邑大夫恒以今次審錄大夫稱快茲復避后大夫于傾蓋間見其意興超卓年力精敏且能擔當其重大而不忽畧于細微是真有識見有力量有執待者余于諸郡邑大夫稱快能得無感焉是為敘

原缺